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三　後集

起居注

自黃帝命沮誦倉頡為左右史則五帝亦有史矣世本至穆王有左史戎夫則三代亦有史矣尚書今之起居其左右之遺制歟迨至漢武之起居注修於禁中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東都之起居注脩於宮臺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注為宮中女史之任是漢之所注特命女史為之而修注正官未有定晉魏而下或令著作掌起居之史或命正字任起居之事自魏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皆侍近之臣錄記也錄其言行與其勳職有其職而無其官後又別置起居注以他官領之至隋初以吏部散官又校書正字有著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職是歷代之所注特他官領之而左右史官

未定矣唐正觀始置起居郎之員顯慶始置起居舍人之職其制詳悉視昔有加焉（唐正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置起居舍人與郎分掌左右）至于 國朝起居郎隸門下起居舍人隸中書然皆為虛名不理省事而典職者自號脩起居注以三館校理以上充之（聖朝沿唐制起居郎隸門下起居舍人隸中書號小兩省官皆為虛名不治本省事而典職者自號脩起居注凡二人以三館校理以上充不分左右元豐五年官制行罷脩注而郎舍人始專其職畢衍為郎蔡卞為舍人）元豐以來改官制罷修注而郎舍人始專其事而起居注之員至是始定嗟夫出聯豹尾入侍螭頭密邇清光咫尺天顏何其榮也片言可録濡毫直書一動少差汗青有愧何其重也夫人秉剛大正直之氣任榮近清貴之職安有隱而不書乎然自人主欲觀史也觸雷霆之威犯萬鈞之勢則有所諱忌而不敢書自奏事不直前也出位者有戒離次者有責則有所退遜而不得言自前殿不立也聖言彰彰者知之而玉音容欸者則不知廷紳退言者聞之而造膝前請者則不聞則又有所踈遠而不及注處是三難而脩注之意輕矣竊嘗推究其制蓋莫善於唐亦莫不善於唐 國朝始遵其善而鑒其不善而秉筆者始無含毫之耻且自唐正觀初欲觀起居注録而史臣不進其制尚嚴爾（唐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録何事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檢戒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親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書之耶遂

良曰君舉必記至鄭有融以史進呈鄭朗字有融為起居郎文宗謂宰臣曰云云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朗曰適議論卿記錄來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是名為史故事不可取觀帝曰何妨一見以誡醜言朗遂進之於是人主有觀史之私國朝以起居注進御沿舊制也淳化五年置起居院於禁中梁周翰請起居注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然秉快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天子恐史官書之若是亦不害其為觀史寶訓太祖嘗一日罷朝御便殿坐俛首不言者久之內使王繼恩進曰陛下不同常日語笑宴樂不知其故上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早來前殿我乘快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厥後歐陽乞不進本之請猶欲憂明主危治世矣嘉祐四年歐陽脩言曰曆時政記起居臣乞更不進本前責少脩史職唐初諫官或兼知起居注或兼起居事同宰相奏事是非可否得以直前唐詔宰相入內平章大計必隨諫官

同入議褚遂良以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之類其意尚隆爾自長慶後記言之職惟編詔書不及他事於是無奏事之制長慶後宰相佛儔置時政記李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由因書置起居舍人居記言之職惟編詔書不及他事國朝左右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沿舊制也四朝志元豐中兼修注王存乞復起居郎舍人之職使得盡聞明天子德音退而書之神宗亦謂人臣奏對有頗僻誕慝者君左右有史官書之則無所售其奸矣故事左右雖曰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有因對及之然以諫官而兼脩注者亦不移牒閤門奏事後殿若是亦未嘗不許直奏熙寧四年同脩起居注同知諫院張琥乞今後起居注常令諫官一員兼領所書左右史之職稍不曠廢詔諫官兼修起居注者後殿侍立亦許奏事更不牒閤門長編厥後王存直奏之請猶欲不兼諫職而皆許直前矣元豐中王存乞後起居之職雖不兼諫職亦許直前奏矣唐初人君御正殿二史

分侍臨陛俯聽退而書之其職至親爾通典每皇帝御殿前對立於殿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以為起居注自武宗時隨仗而退不復簪筆武宗即位隨仗而退無復簪筆之制嘉話於是無分立前殿之制 國初御正殿則不侍過朝會則對立亦沿舊制也聖朝天子御正殿記注官不侍左右唯朝會對立於香案前常日則更番遞直於崇正殿延和殿行幸則從上出入然御崇政長春之時有中書以記宣諭樞密以記機密亦未嘗無史官之記梁周翰言請自今崇德殿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中書脩為時政記樞密事涉機密亦令修纂其殿後鄭居中前殿並立之請亦為美意然故事徒存而直筆不聞焉君子惜之石林宴語崇政初鄭居中乞前殿皆入立如後殿雖存故事而奏對語畧不與聞亦不敢自是是制也紹聖姦臣以乞不旁立而壞元祐七年詔邇英殿講讀罷有留身奏事者許侍立紹聖元年黃履言所奏或干機密難令侍立乃止崇寧小人以不書奏對而失見上紹興諛臣復不補記注而廢秦檜當国記注言不補自紹興九年以後起居注不修者十五年用洪延言始修而 祖宗所以防謹言動之官隳矣至 隆興以來廷紳始嚴記注之制一曰人主不當觀史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 孝宗皇帝慨然復歐陽之舊典申王存之遺意獨立於東南之制不變焉隆興元年胡銓奏記注之失有四一人主不當觀史国朝梁周翰以起居注進御歷中歐陽脩乞不進本 仁宗從之今望遵仁宗之訓二立非其地国朝記注之職立於座後歐陽謂人主言動必書乃立於前修罷乃令於殿前之東南隅言動不聞乞復歐陽修之制三殿前不立舊制前後殿皆侍立令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立四奏不直前臣欲直前奏事閤門以不預牒却之當預牒矣入以無班為辭是雖有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

夫不觀史之制既嚴有善必書有過必錄君無徵愆矣前殿侍立之制既定面奏天語親聆聖謨史無遺事矣直前奏事之制既通披露情素竭効忠誠臣無諱言矣至所立之地循而不改非有他意也正欲存螭頭之舊爾嘗以立螭之制攷之唐志云伏在紫宸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是唐之所立在殿下矣唐百官志若伏在紫宸内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至歐陽公請立上前北面而立雖近唐制而非君殿下是慶曆所立又在殿上矣歐陽公請立之上前北面以視而後纖悉得以備錄云云蓋汴京殿陛之制不與唐同汴地切夷殿級不越尋丈若退居螭首則不能俯陛聽事故難循唐之舊迹今紹興不立上前而立於東南者豈非存唐立螭之制歟雖曰唐人之螭存於殿下紹興之螭存於殿角然亦有遺焉耳程大昌演繁露云本朝營造法式螭首施之殿階及殿四角今二史立東南隅其立殿角隨階之螭歟以其皆爲石螭遂認爲唐螭非其地也孝宗之制豈不盡善歟今朝廷清明言論無隱龍仗承旨螭墨增光故欲觀祖宗記注之史請自孝宗欲觀孝宗記注之史請自今日

撿古院

國朝撿古院之置何始乎蓋源泝於周人肺石路鼓之制而因仍於唐人匭院登聞鼓之舊唐武后置匭於朝東曰延恩西曰伸寃餘見後　又唐大曆四年詔天下寃滯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听撾登聞鼓其要

路鼓以達寃民

在於通下情達民枉耳大抵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無先王之仁心而徒用先王之仁政則皆其壅蔽之漸也昔周肺石職於司寇路鼓建於太僕而守於僕御宜若斯民之不直者悉得造其地伸其情庶無負置官設物之意然觀之詩書問其至於肺石之立者幾何人問其擊於路鼓者幾何人夷考其時寥寥無聞豈周人特爲文具耶抑當時不能直造其地耶蓋天下之情求於急迫之際者不若求於暇豫之日待其怨憤而後發者不若情意素通之爲愈吾觀成周所以待民者抑何仁之至義之盡耶掌治朝之法而待萬民之逆者宰夫固其職之矣掌外朝之治以致萬民而咨之者小司寇又嘗職之矣咨於衆庶則各帥而致於朝者鄉大夫亦嘗任其事矣夫此一民也當無事之時既待之於治朝又待之於外朝又致之於鄉吏平時有言無往不盡而抑鬱不平之憤不復洩於他日故肺石雖設而斯民未嘗立也路鼓雖建而斯民未嘗擊也彼民胡爲而不立斯石而不擊斯鼓哉吁可言而不言則失之隱不可言而或言則失之狂周民固無隱也而豈敢爲狂哉彼唐人設物之意何其待民之薄耶武后置匭於朝東曰延恩西曰伸寃似有周人肺石之舊（通鑑太后命鑄銅爲匭置之朝堂又受天下表疏銘其東曰延恩南曰招徠西曰伸寃北曰通元命正諫補闕拾遺）

唐有鼓而寃莫伸

一人掌之先責職官乃听投表跡然是時羅織紛紜姦非成獄猶不能伸縉紳之寃況吾民乎同上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告密者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索元禮性殘急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來俊臣效之周興萬國俊等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德宗設鼓於朝名曰登聞受詞伸訴似有周人路鼓之制然是時群臣跼蹐不獲奏陳猶見於軒墀之間況天下乎德宗問陸贄以當今切務陸贄曰云云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趑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餘見上嗟夫周之君民相通於平居之暇故未嘗因其文而始至唐之君民素有壅塞不相孚之意故雖有其具而不敢告噫民愚若神烏可以文欺哉然則循唐之制復周之意

論我朝創改之制

其惟我朝平國初有匭院有鼓司雍熙則改匭院為登聞檢院始命樞密直學士張詠判之以隸諫議大夫國初雍熙元年改匭院為檢院七月改匭院為登聞乃依唐諫官一員判院景德四年改為登聞檢院命樞密直學士張詠判隸諫議大夫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事凡言朝廷得失公私利病軍期機密陳乞恩賞理雪寃滯元進狀者先鼓院若有所抑詰檢院景德則改鼓司為登聞鼓院始命知制誥周起判之以隸司諫正言國初曰鼓司以內臣掌之鼓在宣德門南街西廊至道二年命太子中舍王濟勾當鼓司用朝臣勾當自此始至景德四年詔改為登聞鼓院命知制誥周起同判掌諸上封受而進之以隸司諫正言至建炎則置局於闕門之前欲其勢之易親也建炎元年因舊制置局於闕門之前紹興則揭書檢鼓司所言之目欲其民之易知也紹興九年臣寮言檢鼓司之目有六鼓司之目有八乞令兩司將申令所載名件分明揭示之此特

雖小事亦得擊鼓

其創立之制然招徠人言通達下情已見於不言同
然之表是故猳豚之失似細故也牟暉得擊鼓以告
其事淳化四年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訴家奴失猳豚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曰似此細事
悉訴於朕亦為听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冤民矣考校之失似微過
也徐士廉伐鼓以伸其憤開寶五年扈蒙奏名合格進士上以武濟川材質最
陋絀去濟川乃李昉鄉人昉知貢舉會徐士廉伐鼓訴昉上令覆試士廉預焉昉坐責云秋旱之
變小民雖賤得詣登聞而自訴大中祥符九年大名府民伐登聞鼓訴秋
旱詔遣官視撿踏其賦玉清之災齋郎雖卑得詣鼓院而力陳
仁宗朝玉清宮火災齋郎詣登聞鼓院言其弊鄭俠詣檢鼓言新法之害雖
安石大臣不恤也熙寧八年鄭俠詣登聞檢院上書言新法不便丁謂判檢院延坐竄
茶坐落職瞿馬周詣鼓院訴中書不憂邊之罪雖李昉元

軍士亦得擊鼓

宰不恤也端拱元年瞿馬周擊鼓訟李昉任元宰不憂邊思患昉以是罷職不特此
爾三司言胥吏不得撾鼓言事而上則曰彼若不言
朝廷何由盡知三衙言諸軍所訴令鼓司勿受而上
則曰若不明諭有司則人有冤滯丞相之子則不令
判鼓院慮訴事不得盡達而觀望有所不敢言也治平
四年楊繪言宰相不當用其子判鼓院上謂御史中丞滕甫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
甫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復敢訴事上悟亦罷之近臣
看詳檢院封事則遽罷看詳慮可否不親決而羣下
有所不敢盡言也仁宗朝令近臣看詳檢院所上封事范諷上言乞遂看詳從之是

不待鼓而情亦通

意一字愚民作氣田野纖悉無隱於冕旒之前堂陛
闊略無忽於草茅之賤是豈矯飾強勉之為哉蓋彼

之未訴也其情已通於無事之頃彼之入告也其言
自達於設物之時不然山林布衣執論行都 張齊賢
錦工獄吏司對殿陛 王贊 豈必待檢院乎常山布衣
進說敢言京師細民妄議朝政豈必待鼓司乎嗚呼
祖宗之待民如何苟謂因是而後得其情則待其
君薄矣 祖宗之心其成周之心歟欲知周道請觀
今日

運司

自漢初用蕭何計戸轉漕而後有漕運之名 蕭何關中計戸

轉輸餽餉 自唐先天用李傑為水陸發運使而後有漕運
之官漢雖置司事已輒罷君子不必論之若唐則有

漕運之職始於唐

可言者盖自永徽以前供給易贍先天以後用度浸
廣於是用李傑充使焉漕法尚未詳也 李傑傳先天中進水陸發運使注云太宗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一十萬石故漕事簡開元以來自太原倉北運浮于渭以實關中故當時有陸運有水運以裴耀卿為侍郎兼江淮都發運使
駕東巡欲實關輔裴耀卿為使乃講明廣漕之法河
口置倉分入河洛則東倉受之三川自迫險鑿山開道
則西倉受之未及三年積七百萬石省費三千萬緡
自是而後漕職愈重唐人往往藉此以為國家之用 開元初京師饑元宗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入者裴耀卿曰陛下既東巡百官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遺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為国大計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美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雇船分入

唐人以漕權為重

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廠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旁河鑿山以開車道運十數里西倉受之
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言拜侍郎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孟津
二門倉引天下租由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千萬緡安史之變國用
匱矣甸農援穗無晨煙晏也講明利害至有四十
萬斛之衍劉晏傳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甸農援穗以輸晏乃按行二門遺迹
視李傑新堤盡得其利病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為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進
湖粟可減遂賦半為一利云云起宜陽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見口絕千餘居無尺椽爨無晨煙而使轉
車輸漕功且難就為一病云云盡以漕事委晏凡歲致四十萬斛物不翔貴靈耀之反國
賦絕矣藩臣自擅州縣益削琦也榷鹽佐軍而有二
百萬緡之利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益削第五琦為運使始榷鹽佐軍
與晏代之法益密初歲取緡錢六十萬末及歲入二百萬噫江淮之運少緩而六

國初置兩轉運使

軍脫巾韓滉之米一至而君臣相慶唐人安得不以
漕權為重乎德宗時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於道上憂之會韓滉米運至陝上謂太子曰
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置酒相慶太祖始命高防邊光範充北路轉
運使是時蓋因平澤潞而置也始太祖時平澤潞則命户部侍郎高防兵
部侍郎邊光範充北路轉運使用師湖南則命部判官滕白充南面給事中沈義倫充京西水陸轉運使
是也至於命何幼冲充東面劉仁遂充西面曹翰充南面胡玩充北面皆水陸轉運使太宗始
命樂冲郭泌為水陸轉運使是時蓋因平太原而設
也太宗時加劉保勳為河東京西四面轉運使樂冲為太原管內水陸轉運使郭泌為御河至關南水
陸轉運使至在田為陸路轉運使崔邁為水陸判官或謂路或謂道或曰知或曰同知或曰同或曰幹當
皆緣用武責以饋運之職也呂原增釋云然軍興則置軍寢則罷蓋以國
初東征西討王師頻年軍餉未易卒辦始專置司以

初運司無所不總

主之此如漢之轉漕關中唐之漕運江淮餽糧之外他無所與非如今之所謂監司之職（同上國初未嘗有監司之目其始除轉運使上因軍興專主糧餉至班師即停罷）自高保寅奏支郡為藩帥所制李幹亦言關市為藩鎮所專遂設轉運之官分別藩閫之權（始轉運一司隸州縣皆在一時初無定制所主掌者惟糧餉而已自高保寅知懷州州隸河陽時趙普為河陽帥與保寅素有隙事多抑滯保寅不能平手疏請罷支郡會左拾遺李幹亦言諸州藩鎮支屬州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統攝時太平興國三年也遂詔邠寧等州先隸藩鎮直屬京師）自是而後凡邊防盜賊刑獄按廉之任無所不總非但金穀而已（自是而後邊防盜賊刑訟金穀按廉之任皆委於轉運使又節次以天下之地形勢俾之分路而治矣繼增轉運使判官以京官為之於是轉運使於一路之事無所不總）出使廣南掩擊蠻賊任邊防也（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廣南西路轉運使言如洪寨主殿直李文著以輕兵掩襲蠻賊文著中流矢死其隨文著將校八人本司並斬訖七年八月梓州轉運使寇賊言本使公宇在梓遂州去戎瀘地遠戎人緩急寇邊難於照應請置賀州詔從之此知轉運司總邊防之事也並同上）以行部益郡雪理冤獄任刑訟也（大中祥符二年以侍御史趙稹為益州轉運使蒲江縣捕盜不得反係平民數十楚掠強服合其辭若無疑者稹行部馳入縣獄盡得其寃釋出之）王綽楊紘將漕江東得專窘擿之任按廉所職也（富弼薦楊紘為江東轉運紘嘗言不法之人不可貸如使貪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十萬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耳聞者望風解去又慶曆中漕司楊紘王綽提刑王鼎頗刻深號江東三虎）張齊賢丁謂除使淄青兼帶盜賊之啣盜賊所職也（真宗朝知青州張齊賢兼提舉青淄濰等州轉運巡檢盜賊事知鄆州丁謂兼提舉鄆齊濮等州轉運巡檢賊盜事呂原增釋）厥後憲臺一出漕權漸輕邊防之任憲實主之漕不知也刑獄之

征賦當出於民力

任憲實主之漕不知也盜賊之任憲實主之漕亦不知也真宗景德四年置提刑至天聖六年罷又明道二年冬復置自後提刑一司雖專以提刑為事封樁錢穀盜賊保甲軍器河渠事務浸繁權勢益重而轉運所總惟財賦綱運之責而已　又真宗即位省罷建受之官景德間遂建提刑一司實分漕使之權又以武臣帶閤職者副之熙寧中議罷武臣提刑或謂真宗特以武臣提刑令譏察漕司也監司之官既衆所領之職又分諸路復以知州帶諸路安撫鈐轄等名月自領軍事而漕司所職催科徵賦　至按廉出納金穀應辦上供輦漕綱運數事而已一任憲主之倉主之帥又主之而漕復不得而專是漕所司者其惟綱運征賦之事乎夫專以征賦綱運為責[illegible]將為國計耶則箠楚秋霜期限星火而民力困矣[illegible]為民計耶則版曹文移朝廷責督而國課殿矣[illegible]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吾求足其國而斲

其本以培之可乎民以食為天也而君以民為天也吾過取於民則是奪所天而不顧其君之天可乎嗚呼朝廷之財根本在州縣州縣之財根本在民括民之財以入州縣括州縣之財以入朝廷此富公所以隱憂富公知青州朝廷輦青州之財入于京師富公上疏言之噫劉晏猶能羅無名之斂上元寶應間晏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船以裨用度第五琦尚有不益賦之名本傳琦當軍興隨事儗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況我朝之名公乎是故任河北之漕者至蠲民租數百萬計使漢之弘羊而知此寧不有愧心耶皇祐三年河北轉運使呂公弼為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公弼在職蠲冗賦及民負責不能償者數百萬計而官用亦饒上加秩任之為七閩之漕者代納鹽錢三十萬緡使唐之楊炎

先王以恤民為心

而聞此寧不有靦面目耶紹聖三十年福建漕王時升言到官纔一考見椿上供庫錢三十萬緡欲代納本路拖欠鹽錢上從之寧執奏合旌賞上曰漕臣能節度州而代納百姓積欠理宜勸激恐他路聞之妄認以為羨餘徼政績著聞與陞職名羨餘為獻聚斂者為之而彭公思永不忍為也彭思永為荊湖北路漕運時大農誘諸路使以羨餘為獻公曰裒民取賞吾不忍為遂無所獻掊拾羨餘俗吏能之而楊公察所不能也慶曆三年詔江南東路漕運使楊察入為右正言知制誥察在部專以舉官為急務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掊拾羨餘俗吏能之何必我哉石炭有稅此常賦也寧去之而不租陳堯佐為河東漕運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寧為俗吏哉差役等事此公法也寧奏之而不行范忠宣公權成都府轉運使兼領農田水利等事嘆以新法於民不便及復論奏戒約州郡未得遽行噫皮之不存毛將安傳諸公審之熟矣

當嚴之責在廟堂

陳堯佐有言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誠知本之論歟見上雖然王旦以朝廷權利之至戒張士遜而士遜終不敢求錐刀之利真宗時張士遜為江南轉運使辭王文正公曰求教公曰朝廷榷利至矣後士遜思之未嘗求刀錐王安石以沮格新法之故裾范純仁而純仁不獲行便民之政王安石怒純仁權成都漕運沮格新法使門下人捃摭公私事此又廟堂之責也漕臣何尤焉

京兆尹

周之六鄉六卿分治秦之畿甸治以內史此京尹之始制也漢官表內史周官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內史為京兆尹左內史為左馮翊又本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

漢三輔郡之治

風作右史內地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後列侯吏屬大鴻臚漢之始也以內史治京師之民以主爵中尉治京師之列侯而諸陵豪右則又屬於太常所以然者蓋懲強弱相陵之弊耳見上其後也武帝以右內史為京兆尹以左內史為左馮翊以主爵中尉為右扶風專治其民而列侯則改屬鴻臚所以然者蓋廣三輔治之耳見上又其後也元帝分陵邑以屬三輔命三輔以糾列侯豪右民庶皆得同治本紀所以然者蓋因列侯犯法之故耳

漢京尹寬嚴不同

然嘗論之初年所任如石慶兒寬之徒大抵皆循良慈愛之吏並本紀皆為內史末年所用如王尊王章王駿之流往往嚴毅威名之人京尹如王尊王章王駿皆有治聲民歌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抑何也蓋內史始專治民吏訟簡寡而易辨民心謹畏而易化故其勢不得不寬至三輔同治列侯彼此植黨通謀桀驁難繩倚勢作威縱肆莫治故其勢不得不嚴是非厭寬柔而尚慘酷以治庶民與治列侯異也大抵京畿繁劇之衝也豪右民庶之蠹也向非扶弱抑強凜然風采斷獄視刑陜乎餘刃則何以壯根本之勢哉不特漢為然也

唐京尹皆尚嚴

唐李元紘決三輔之渠而權貴沮氣唐李元紘權京兆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磑錮瀉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許孟容捕神策之吏而閹寺屏息許孟容為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民錢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之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者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下當為抑豪強京師豪

國朝以為彈壓之司

右大服蓋自漢以三輔同治列侯豪右之後歷代相仍為京尹者大抵皆然也國朝以汴都為儀刑之地以尹牧為彈壓之司莫不以優治繁冗為能以不畏強禦為任而風聲遠出於漢唐之右聽斷明審府無留事章聖至賦詩勞之則有若周起（周起知開封府聽斷明審府無留事真宗以為材至葺幸其府問勞賦詩樂歌）聽斷繁冗庭無留訟裕陵以

數公優治繁冗

稱職獎之則有若蔡齊（元豐初蔡文忠公以翰林學士尹京師鄭滑二大藩嚴為縣合王畿二十餘邑共為浩穰獄訟繁冗蔡公聽剖斷庭無留訴裕陵以稱職訓獎之蔡條官制云云）剖決精敏姦無所假則李穆其人也（太平興国八年以翰林學士李穆知開封府剖決精敏奸猾無所假貸豪右屏息權貴不敢干以私上知其材有意大用）決事神速大獄常屢空則程琳其人也（程琳明道二年以翰林侍講學士知開封府前知開封者若其治劇或不滿歲輒罷不然被譏謗或以去獨琳居數歲而治益精明決事神速一歲中獄空）者五

數公不畏強禦

四其優治繁冗為如何王巖叟能使老姦自然畏栗（王巖叟知開封府舊以推判官分左右聽二人共治每有異同異日不決官吏疲於咨稟罪人困於留係公至首立逐官分治之法且不役精神智力如在無事小郡者而老奸吏自然畏栗至不敢欺）杜衍自使權要不敢有干（杜衍知開封舊常權貴有干其法而能不為屈者世皆為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巳州）姜遵公直清政擦子之謠京師傳播（蔡官制朝廷以開封府為潛郎乃知少尹作權知府自是常帶權字其後人以翰林學士雜學士為之選用皆八望蓋四方取則之地政尚嚴明而以彈壓為先章聖仁宗朝姜遵薛奎皆以公直而政清姜遵號姜擦子薛奎號薛出油民稱譽而畏之）包拯剛嚴不私包老之謠遠近稱嘆其不畏強禦為如何（包孝肅知開封府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又知開封府為

人剛毅不可以私干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吏民畏服稱之夫數君子豈不能沽鸞鳳之名而去鶻鷹之操植桃李之恩而除棘荊之怨哉誠以輦轂之下奸猾囊槖豪要之所交書丘山非明不足以聽斷非嚴不足以折姦不可以外地遠郡例論也是故薛奎本循吏也居蜀之日以德愛稱至尹開封嚴肅為治民至私以俚語目之且戒曰是不可犯薛奎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民至私以俚語目之且相戒曰是不可犯及居蜀則以惠愛稱

蘇頌尹京以嚴

蘇頌本惠人也守杭之日盡釋係民至尹開封頗嚴鞭朴謂京師浩穰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毫穎臥治之比蘇頌尹開封頗嚴鞭朴以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毫穎臥治之比先治杭州釋係禁民二公補外則以寬守內則以嚴

歐陽尹京以寬

火愛然而春凄然而秋其知寬猛之術乎其知牧守之要乎或者且曰歐陽脩不事風采范純禮一切以寬亦不失為尹京之能吏豈專在於乳虎蒼鷹之酷耶曰不然歐公承包希仁威嚴之後純禮繼吳居厚刻深之餘京畿清肅吏民敬畏固不待施嚴毅之政則以寬濟猛特一時權宜之用非可常論也愚故詳及之嘉祐二年歐陽脩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為脩言脩曰人性各有所長短誠不能捨所長強所短也又元符三年范純禮知開封府先是吳居厚尹京以深刻為治范純禮一切寬之或以為言純禮曰深刻之後若蓋以猛是以火濟火也

東南財賦

嘗觀夏書所論揚州之貢其田則下下而不及於諸

夏周東南無粟帛

漢之東南無塩鐵

州其貢則齒革而不言於絲紵（書禹貢）又觀周禮職方所載楊州之賦其穀則宜稻而他種皆非所有其利則金錫竹箭而絲枲亦非所宜（周禮職方氏）夫楊州東南之沃壤也自夏歷周幾百年矣而地利瘠薄民物鮮少禹貢周禮皆不稱之何耶謂其水患之未平則降丘宅土播穀貿貨夏時已無廢業矣謂其人力之不及則出粟勉耕出帛勸蠶周時已無遺利矣且不特夏周之粟帛也漢之會稽一郡則今之兩浙路也而獨海塩有塩官盧江九江二郡乃今淮甸間也獨皖城有鐵官而無塩官則知漢之塩鐵官之置多見於西北而不見於東南矣（漢地里志會稽郡屬江都揚州海塩縣故武原鄉有塩官盧江郡九江郡並屬楊州盧江皖城縣有鐵官）又不特漢之塩鐵也元始總天下之戶口自淮而南止當二百餘萬是則漢八萬里南邦僅當天下四分之一也後晉武平吳籍其民力纔當五十餘萬晉秦分爭民物重困僅當天下五分之一也至隋平陳總江浙閩中不盈三十萬戶是又東南分裂民物彫耗僅當天下七分之一也（並杜佑通典）則知自漢至隋戶口之數而東南往往不及諸郡矣愚嘗推攷其故天無常時地無常利皆隨世運去留以為盛衰之故意者天將興帝王於數百載之後必眷斯民於數百載之前是以東南財賦不勝於夏周漢隋之時而勝於李唐聖宋之朝者正以久其所

戶口至隋藏少

户口至唐始增

蕃以大今日之所發也粤自漁陽唱亂之後河北淪於藩鎮而國用全在東南故李吉甫上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除十五道不申户口外歲所倚辦止於浙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萬户比天寳三分增一通鑑憲宗紀元和三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清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每歲賦税止於浙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萬户比天寳三分增一當時指曰江淮財賦之淵也又曰江淮天下敖倉也張巡許遠所以濟用度者在是第五琦所以充府庫者在是通鑑肅宗紀劉晏任職財賦日倍漕運江淮穀米數十萬

財賦至唐[illegible]盛

斛倍正觀轉運東南之數通鑑代宗紀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百姓接總以給禁軍劉晏乃疏浚汴水遣元載書具陳利害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漕運之能者推晏為稱首時晏為河南江淮以東轉運使謹察鹽利收錢六百萬緡過第五琦搉鹽佐軍之法同上至德初第五琦始推鹽以佐軍用後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踰十倍而人不厭苦大曆末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太半以鹽為漕傭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傭七十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鬻僧于揚貿

財賦至國朝尤盛

銅易薪于淮楚則歲得緡錢十餘萬焉晏悉諸淮楚間貿銅易薪歲石緡錢十餘萬此東南財賦至唐而盛也至於國朝視唐尤倍上天降康年豐時和下民安業物蓄俗阜是故

鹽課之利術

漕運之數陝西所漕五十萬陳許所漕四十萬京東所漕十二萬而東南至三百萬焉至道元年先是汴河運東南諸路米

鼓鑄榷茶之利濟

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運陝西蒲州粟五十萬石菽二十萬石惠民河運陳許等郡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運京東列郡粟十三萬石是歲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鹽課之利河北之鹽素無禁榷解池之鹽多至減耗而淮鹽最資國用焉呂東萊論禁榷之利惟是海鹽與解池之鹽最資国用南方之鹽皆出於海北方之鹽皆出於池就海論之惟淮鹽最資國用如蜀中之鹽自贍一方大農之國計不與焉河北之鹽自安史亂河北一路緣藩鎮據有河北鹽本朝固以鹽定稅所以河北一路鹽無禁榷以言其鼓鑄則饒之永年池之永豐江之廣寧韶之永通監處之鑄錢院無非東南所出也中興小曆国初諸州鑄錢監惟饒之永年最古自唐乾元初創本朝於至道中增池之永豐咸平中增江之廣寧而虔之鑄錢院大觀始建矣與以來鼓鑄增損舊數是年始令永豐監卒寓役於虔盖移少以就多也會要又有韶州永通惠州阜民永平軍華州陝州等號盖景德置也以言其榷茶則閩之建州漢之蘄口鄂之咸寧湖北之諸郡無非東南所產也筆談乾德二年詔在京建州漢蘄口各置榷貨務淳化四年行交引罷貼射法又王德用壓史六路租茶歲計三十三萬八千六十八貫有奇湖北獨當一十萬二千二百三十一貫有奇而重一州所榷無慮三萬九千緡諸邑之中咸寧又獨太重至熙寧分天下為十二路而淮漢以南巳居其五總天下千六百餘萬户而淮漢以南巳當千有餘萬户此東南財賦至國朝而尤盛也長編

天意有眷東南

噫天非眷李唐也正以眷祖宗也天固眷祖宗也尤以眷今日也猗歟休哉春至而百卉榮雷震而萬蟄奮佳氣葱葱莫不在涵育之內天地於此乎合四時於此乎交會風雨而和陰陽者此其根本也休祥之所降珍產之所聚湊車舟而朝玉帛者此其都會也然則天意有

待於帝王之興安得地利不盛於東南歟

會計司

周人得司會之法

理天下之財易會天下之財難嘗觀周禮一書半論理財而會計一司何其周思曲慮耶夫職內職歲職幣司裘掌皮均之為理財也宜屬於太府而司會皆主之司會之權不亦重乎司書所掌六典八法八則以治邦國都鄙官府也宜屬於太宰而司會得主之司會之書不亦備乎大抵會計之權重則糾察稽攷得行於諸府之中會計之書備則出入虛盈得攷於用度之際此周人所以善理財也歟（並周禮司會）

漢不能撿括其奸

漢自高祖立法舉天下之財賦盡入於治粟內史又有計相以總之尚書以會之則計簿之職嚴矣（漢百官表治粟內史秦官掌錢穀有兩丞景帝後元年更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又張蒼傳蒼為相国府計相總天下計簿又周禮司會如今之尚書）然自計相之職罷（蒼死計相不除人）而丞相不知錢穀出入之數（文帝問陳平周勃錢穀出入勃不能對平曰問之治粟內史）尚書之權輕（漢官表少府屬官有尚書）而官帑有放散官錢之弊（韓延壽放散官錢得罪）甚至計簿具文務為欺謾往往督責三公（宣紀黃龍元年詔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少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安任）而膠東戶口僞增萬餘（王成傳成偽增膠東戶口萬餘得加職）樂成隱田幾四百頃（康置傳）終不得檢括其姦也唐自太宗立法舉天下之財賦盡入於左藏太府又有比部以檢覆之殿院以臨涖之度支

唐不能檢柜其用

以量出之則總核之計詳矣唐食貨志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然自兩稅之目興而中年之用度已數倍於始同上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自無名之斂起而元和之計簿已無救於汗吏元和間總天下財賦作計簿甚至事故相仍兵革繼起財賦衰耗頗為豪將所取而進奉羨餘移用頗借尚安以計為也食貨志肅宗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鹽鐵度支使請皆歸太盈庫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究觀黃龍之詔旨反覆杜牧之罪言見上又杜牧罪言云皆言土地為強藩所據盖有痛感於斯其時之弊而不能自已者我

国朝設會計之任

朝所設會計之任漢耶唐耶抑周耶吾惟觀度支置使與於三司之列雖周之司會亦不及也蔡龍圖官制周朝四方貢賦一歸三司號計省使位亞執政目為計相官稱有至其恩數廩祿與參樞同鹽鐵度支戶部在唐五代皆專使領計司掌審覆百官諸司之俸磨勘司任驅磨財計檢覆憑由之事衙司掌所孜之財理欠掌逋欠之賦稱曰子司皆其所屬蔡官制唐地官設度支金部倉部戶部唐末省官分置使五代專以鹽金為理財之要分在三省之首令之金部也度支主用度戶部主版籍故次之其子司磨勘乃今比部衙司乃今部官皆主秋官胄案乃今庫部屬夏官修造乃令工部河渠案乃令水部屬之冬官地官不得統馬皇朝盡付三司者可見立功以實不以文也開拆司兼主度運衙司各所掌之財驅磨財計檢察憑由悉歸磨勘司造作軍器則胄案主行土木之工国修造案河防之役則河渠行之又子司有計司掌審覆百官諸司俸給理欠司掌天下遺欠財賦外而轉運財賦恐有橫斂蔡官制本朝轉運使副判官督集財賦悉隸三司凡經費羨餘獻之三司積于左藏庫皆三司總之內而帑藏所儲恐有橫費散在中外皆其所察同上

分貯內藏庫者皆三司總之又景祐元年程琳為三司使禁中有所取輙覆奏罷之官稱首主

國朝重會計之權

目為計相其權之重也如此見上則糾察檢柅之勢安得不行乎噫此會計之權然也至景祐皇祐治平熙寧元祐主計者必有會計成書其生齒之籍圖地之宜調度之多寡賦收之厚薄其名其色其物其數莫不備具較然可攷是書也非籌畫之繁也非朱墨之較也又非區區於銖積寸累之利也蓋以通天下有無之故起人君仁儉之實

慶曆元祐之總數

吾觀慶曆之入二千八百十三萬六千有奇其出也二千七百五十三萬八千有奇此入之多於所出則知其無妄用之失元祐之入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此出之多於所入則知其有輕費之弊會要慶曆之入二千八百一十三萬六千五百一十六其出也二千七百五十三萬八千四百一十八治平二千三百六十六萬八千三百五十九其出也二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七百二十九熙寧三千三十六萬九千九百五十二而其出也二千五百四十八萬五千有奇　又元祐中蘇軾為元祐會計錄其別有五一收支二民財三課入四儲運五經費　敘支錄曰令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四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紬絹以疋計者一百五十萬而其出入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計一歲之出矣蓋關於國計之盈虛民生之休戚也大

三君子上會計錄

矣故李惟清為度支帳式來上則民力又有不甚可預知之淳化二年度支使李惟清以帳式奏御上曰費用若此民力又何以甚當由簡省即便裁

度田況為三司會計有錄則財賦所出可詳驗之田況皇祐中權三司使約景德會計錄以今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其出多於所入者為皇祐會計錄上之冀以悟上意更立新制蘇轍為戶侍元祐之錄一作則一歲之入不足以計一歲之出亦歷歷載之見上裁酌國用正救君心又豈遜司會八法八則之任哉然嘗論之三君子所會之錄其有補於國用固也上於不足之時而不上於有餘之日抑何耶盖貫朽粟陳侈心之階公私單竭儉德之媒此正先正愛君憂國至情也獨

丁謂不上會計錄

不觀陳晉公丁謂之事乎景德間二公皆嘗為三司使也上命陳晉公具錢穀之數恕則隱而不進曰若知充羨必生侈心也陳恕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之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不進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必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問丁謂用度之數謂則錄而來上曰府庫充溢也景德四年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時議封禪上慮用度不足以問謂謂奏府庫充實遂以會錄來上後之論者以陳晉公為愛君以丁謂為媚上則知錢穀之數不可不上也亦不可苟上也噫知陳晉公之所不錄則知三君子之所以錄先正之為國慮也何仁哉